

珍藏版

断
刃

太白文艺出版社



柳殘阳作品全集(之六十二)

断刃

(台湾)柳残阳 著

断 刃

(台湾)柳残阳 著

(下)

太白文艺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7 号

责任编辑 张继全

封面设计 静 彦

断 刃

(台湾)柳残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阳区经纬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本 42.875 印张 12 插页 845 千字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80605—523—1/I·452

(上、中、下三册)定价:55.80 元

目 录

第四十八章	(887)
第四十九章	(917)
第 五 十 章	(945)
第五十一章	(968)
第五十二章	(996)
第五十三章	(1022)
第五十四章	(1041)
第五十五章	(1064)
第五十六章	(1086)
第五十七章	(1109)
第五十八章	(1131)
第五十九章	(1160)
第 六 十 章	(1188)
第六十一章	(1208)
第六十二章	(1237)

第六十三章	(1264)
第六十四章	(1287)
第六十五章	(1314)
第六十六章	(1333)

第四十八章

孔二娘道：“老娘也同你打个商量，如何？”

沙成山道：“当然可以，孔当家有话请讲！”

孔二娘道：“恳乞你把你项上人头相赠……”

沙成山双目一紧！

孔二娘立刻又道：“当然，这话是不中听，也似乎不近情理，但是，沙成山，你的项上人头太贵重了，而且江湖上已有不少人在千方百计，处心积虑，想尽办法的要割你的人头。与其被他人割去，你又何不大方的把你的五金魁首送给我老婆子？”

沙成山气的脸泛青！

孔二娘立刻又接道：“沙成山，你如果大方的把人头留下，你放心，我会用上好的檀木，着人雕刻一个人头凑合着你的尸身，请来七七四十九位高僧，以七七四十九天的时间超度你早日升天，让你死得光光彩彩的，如何？”

带着一阵挫牙声，沙成山嘿嘿仰天厉笑起来……

孔二娘愣然的道：“你笑什么？”

沙成山猛古丁停住笑，道：“行，我答应你，让你摘下我的人头……”

孔二娘满面喜色的搓搓双手，道：“沙成山，你可真大方！好，闻得你一言九鼎，这回定然不是说着逗人的。沙成山，当然你一定有条件，说吧，我会答应的！”

一声冷笑，沙成山道：“孔当家也是一言九鼎之人？”

孔二娘大刺刺的道：“当然！”

沙成山驭车长鞭插在车辕上，他拍拍双手站起来，道：“孔当家，这次沙某信你，我便先说出我唯一的条件！”

孔二娘已急急的道：“快说，沙成山！”

沙成山重重的道：“好，你听清楚，想取我项上人头，我愿双手捧上，但你得说出是哪个阴谋大户在谋我！只要得到证实，我的人头就是你的了！”

双肩一晃，孔二娘厉声道：“不行，不行，我不能告诉你！沙成山，我请你换个别的条件！”

沙成山摇摇头，道：“孔当家的，你答应过的，快说，是那个小狗操的，生出这种绝子绝孙的诡计陷我沙成山于寸步难行之地？你一定要说！”

孔二娘突然愤怒的道：“沙成山，你应该了解我的苦衷。如果能说，我会不说？”

沙成山淡淡的道：“你既不能答应，我自然不能把项上人头相赠。孔当家，是你不能答应，而非沙某毁约，真对不住了！”

又是一声怪笑，孔二娘道：“倒忘了，你我江湖中翻滚的人，对于事情最后的解决办法了！”

沙成山道：“是什么最后的办法？”

孔二娘道：“诉诸武力！”

沙成山恹恹的道：“说来说去，今日仍免不了一场豁命搏杀了！”

孔二娘右手高举，尖声吼道：“孩子们，给我围起来，分进合击，交叉支援，这次一定要把姓沙的人头割下！”

她的吼声甫落，二十四匹快马便立刻往四下里奔去，每匹马上的大汉们，便在孔二娘的吼声里，立刻从马背上一齐倒翻筋斗落在马后地上，大马刀已纷纷高举！

孔二娘手中长刀一挥，尖声道：“沙成山，你今天休想逃出老娘手掌心！”

篷车上面，沙成山弹身而起，横着身子在空中侧翻七个车轮，人已轻飘飘落在半山坡的路中央！

又是那种恹恹的表情！

又见双臂似无力的下垂！

沙成山冷沉的望着孔二娘等二十四人分成四个方向往自己的身边兜过来！

闪亮的大马刀耀眼激亮，宛似无数刺目彩霞，望之令人毛发悚然！

孔二娘尖声大吼，道：“沙成山，老娘不再蹈上次马战的覆辙，为了对付你这王八蛋，我二十四铁骑早晚研商，日日操演的阵式，就要真刀真枪的实用了！”

沙成山环视四方，冷沉的道：“孔二寡妇，来吧，沙成山如果不敌，便任由你摘去项上人头！”

孔二娘突然高声吼道：“停！”

只见四个方向，每个方向六人成行，各自抱刀站在沙成山身前三丈远，一个个停步不前！

又是一声怪叫，孔二娘突然高声道：“杀！”

杀声甫落，四个大汉抡起大马刀狂吼着斜身便往沙成山扑杀过去！

真玄，只见这四人冲至一丈内，忽又见另四人衔尾冲过来，前面四人错身而过，后面的四把马刀已到了沙成山的头顶！

旋身，扭腰，前面的四把大马刀忽然回杀，光景形成了四个夹杀场面，狠、准、诡、辣，兼而有之！

不等马刀砍上身，沙成山厉吼一声：“寒江月刃！”

又见一片刀海星芒，宛似沙成山举着一把星光灿灿而又旋动不已的雨伞，把自己严密的罩在伞内一般！

于是，好一阵金铁撞击之声，漫天的碎芒便点点的洒下来！

碎芒中有着血雨，凄厉的嗥叫声，随着五把马刀的弹飞而响彻云霄！

就在这种狂吼里，忽又见四把马刀贴地卷到，同样的形成交叉劈砍，纷纷往敌人双足剃去！

就在沙成山正要腾身而起的时候，天爷，孔二娘已率领其余的十一名大汉，遮天盖日的从四面八方挥刀狂杀下来！

孔二娘厉吼怪叫，道：“沙成山，留下人头来！”

如果不是日日演练，西陲二十四铁骑又怎会端出这道

大菜在沙成山面前？

是的，孔二娘说的对，她是处心积虑的要割下沙成山顶上人头了！

高吭的一声怪叫，沙成山“银链弯月”快不可言的盘身旋劈。就在一阵撞击声中，他猛古丁一声吼，道：“双星伴月！”

宛似千百道霞光以他的身体为中心，闪电似的往他的头上喷射而去，那耀眼而又强烈的光芒，几乎已把沙成山的身体淹没！

半空中，十二把大马刀宛似砍在一个硕大的刀海中般，激发出的冷焰，就像一个冰球的炸裂！

孔二娘第一个狂嗥起来：“退！”

冷焰消失了，然而，雨滴却片片的落下来。天上无云，雨滴是红的。在腥膻的血雨里，碎肉“噗噗叮叮”的落了十几块！

沙成山一个踉跄，几乎倒下去。他的右胫骨上挨了一刀，鲜血正自往外流，但他硬是咬牙不动！

左前方，孔二娘在空中连连翻了七个空心筋斗，她一屁股跌坐在地上，猛的回头看，见沙成山并未追杀过来，这才大大的喘了一口气，仔细看着大腿上面的一刀，又急急忙忙以手捂住崩血不已的半尺长刀口子！

附近，有六个大汉已翻滚在地上，其中有三个，肚皮只往上面挺了一下便不动了！

二十四把大马刀，有一半散落在地上！

七个大汉已开始往沙成山围去！

孔二娘厉声喝道：“住手！”

孔二娘以刀拄地，撑地而起。她的左手仍然捂住伤处——其实她并不是怕流血，而是一条蓝裤子破了一尺长，怕的是腿上老肉露出来！

七个欲再扑击的大汉闻得孔二娘的喝叫，便立刻退到孔二娘身边来！

缓缓的，孔二娘到了沙成山身前两丈远，他重重的看了沙成山一眼，道：“几月不见，沙成山，你的艺业又精进不少！”

淡淡的，沙成山道：“彼此，彼此！”

孔二娘道：“沙成山，可愿意继续再玩下去？”

沙成山冷沉的道：“对于敌人的任何要求，沙某都不会加以拒绝！”

孔二娘冷眼看了沙成山足下的鲜血，又道：“沙成山，你似乎伤的不轻嘛！”

沙成山道：“这是我的事，孔当家不必操心！”

孔二娘突然厉声吼道：“我操心个屁，除了你的项上人头之外！”

沙成山冷冷的道：“今日你怕难以如愿了，孔当家的，而且……哼……”

孔二娘全身一凛，道：“而且什么？”

沙成山道：“而且我在琢磨，你孔当家的项上人头又值几何？”

孔二娘怒叱道：“什么意思？”

沙成山道：“西陲二十四铁骑的孔当家，闻得长安都督衙门出银千两要你的人头，我很想抛下俗务割下你的人头去领赏银。孔当家的，你觉得我的要求不为过吧？”

孔二娘看着十几个受伤弟兄，又想到自己大腿上的一刀，深知已失去再战能力。如果沙成山再出手，自己难保不被搏杀！

立刻，她尖声的咒骂道：“沙成山，你这个王八蛋，你想同老娘同归于尽？你想在这时候捡拾便宜？娘的老皮，你就不会约期再战了？非弄个两败俱伤不可？狗东西，你干我还不干呢！”

身后有个大汉怒吼道：“当家的，卯上干，妈的，谁含糊谁……”

大汉的话未完，孔二娘回手一嘴巴抡过去。她尖刻的大吼道：“有什么好卯上的？姓沙的已在淌血，我们也有不少受伤的要疗伤，我孔二寡妇决不乘人之危。姓沙的既然受伤，我们就约期再来！”

沙成山心中暗暗在骂：“这个寡妇真可恶，捡不到便宜还要卖乖，娘的，老奸巨猾！”

孔二娘高声道：“沙成山，今日之战无结果，我们约期再干，如何？”

沙成山淡淡的道：“我说过，沙成山永远会令敌人满意的。如果孔当家约期再战，沙成山不反对！”

孔二娘仍然捂着大腿伤口，闻言厉声道：“好，我们一

月后再杀。奶奶的，非杀出个结果来不可！”

沙成山重重的点点头，道：“好，一月为期！”

孔二娘以手指地，又道：“仍然在这土地冈上！”

沙成山点着头，道：“好！”

一边，又一个大汉接口道：“当家的，我看这小子伤在要害处，今日不能放他走！”

孔二娘厉芒直视的叱道：“不用多说了！”她忿然的对站立不动的沙成山道：“你可以走了！”

沙成山冷冷道：“孔当家的，你手下伤的不少，还是你们快收拾残局退走吧！”

孔二娘的双目一紧，她已开始相信刚才那大汉的话：沙成山不能动颤了！

一声奸诈的笑，孔二娘又道：“沙成山，你快走吧，这儿我们自会收拾，难道……难道你已……”

突然一声长啸，沙成山拔空而起，空中一连便是九个空心筋斗，那么巧妙的落在篷车上！

他抖手拉过缰绳，口中大叫道：“孔当家，沙某一定再来赴会，再见了！”

篷车刚动，身后面传来一阵劈拍响，已闻得孔二娘破口大骂，道：“你是猪！沙成山是什么人物？要不是老娘先拿话稳住他，今天我们一个也别想活！”

沙成山抖着缰绳走的快，大篷车直往冈下飞驶。但他的右胫骨刺痛难当，直到驶出十里外，他才在一棵大树边停下车！

沙成山这时候痛的冷汗直流，忙着取出刀伤药，小心的把伤处包扎起来。一阵伸缩，他才喘了一口气。胫骨未断，但他自己明白，那地方伤的不轻！

如果那七个大汉围上来，虽然能一举加以击杀，但自己也难免被重伤当场，到最后，捡拾便宜的仍是孔二寡妇！

篷车又上路了。沙成山把右足翘起，怕颠簸的车碰到伤处。两匹马也不敢加速奔驰了！

又走出十几里，沙成山才停下车。他回头撩起车帘看，灰衣大汉的尸体平躺在篷车内！

沙成山咬咬牙，便立刻把篷车掩藏在一片草丛树林中。他解开一匹马，便立刻拍马往回疾驰！

是的，他的右腿胫骨伤的不轻。带着伤找上湘江无忧门，等于是自己去送死！

沙成山想起不久以前还同“无忧门”的两护门——齐大元、白虹，以及两名女子交过手。

当时自己身子带伤，与此时的情况差不多。无忧门兵分四路在寻找自己，目的也是要自己项上人头！

带着个死的找上门，自己是去要丘兰儿母子二人的。如果无忧门承认这死者是他们的人，当然，此去就免不了一场拚斗，怎好带伤找去？

沙成山决心先治伤，所以他便立刻回头往方家集赶回来。

他知道“千面老人”扁奇正在“千草老人”张爱宝那个小小药铺里作客，有此二老，他不愁自己的伤治不好。

沙成山再经过那道土地冈的时候，“西陲二十四铁骑”的人马早已走得无影无踪，死的人也被拖走！

沙成山绝对想不到，连一向神出鬼没的二十四铁骑，如今竟也变成了虎跃山庄的死士。

不可一世的“铁脚寡妇”孔二娘，也甘愿为秦百年卖命！

沙成山一马进了方家集，匆匆的到了平安客栈外，立刻招呼伙计：“快去请张大夫来！”

那伙计见沙成山赶着篷车离去，如今却带伤骑马回来，一时间张口结舌的道：“沙……沙爷你……这是……”

沙成山已瘸着腿走进客栈内，闻言回头道：“快去！”

伙计把马拉上槽，立刻就往街上跑。

张大夫的地方他很熟悉，一下子便进了那家小药铺。可真巧，两个老头子正在喝茶对奕！

伙计跑上前去，道：“大夫，店里有人受伤不轻，要你老辛苦一趟！”

张大夫头也未抬的未开口，敢情下棋入了迷！

药铺的伙计走上前，笑道：“先回去，张大夫这盘棋下完就赶去！”

那伙计摇摇头，道：“不行不行，人伤的很重，一定要我陪大夫一起去……”

大夫对面的老者心平气和的问客店伙计：“是生病，还是受伤？”

伙计忙应道：“刀伤，伤在胫骨上！”

老人又道：“是什么样的人？”

店伙计趋前小心的道：“说起来你们是自己人，我记得你老人家，那天不是你老在客店陪过他的吗？”

那老者，不错，正是“千面老人”扁奇，他闻得店伙计说出自己曾去过客栈，立刻惊异的道：“姓沙？”

客店伙计忙点头，道：“是呀！他姓沙！”

猛古丁抛去手中棋子，扁奇起身道：“老张，别下了，沙成山又挨刀子了，快去瞧瞧！”

张大夫猛然抬头，怒视着客店伙计，叱道：“狗东西，为何不早说？快走！”

店伙计接过药箱子，三人便匆匆的赶到平安客栈来。扁奇感慨的道：“沙成山这小子，自从丢了老婆孩子以后，可真是苦了他了！”

又是那间偏房，丁掌柜刚从房间走出来，迎面他见张大夫提着药箱子，便指指房内，道：“沙爷腿上挨的一刀真不轻！”

扁奇已冲入房内，急切的道：“沙老弟呀！伤得重是不重？”

沙成山已拉起裤子，正在松解布带，见扁奇与大夫二人走来，淡淡的道：“还好，右足尚能活动！”

张大夫仔细诊视，口中啧啧连声，道：“真走运，刀刃在胫骨上滑向下方，差一点没有被砍断！”

沙成山道：“银子多少不计，我要尽快上路！”

扁奇摇头，道：“不可以！”